

人间茅盾

钟桂松 著

茅盾和他同时代的人

河南人民出版社

1950年茅盾与老舍于立群在北京

1946年茅盾与郭沫若合影

1956年茅盾在鲁迅迁葬仪式上



人间茅盾

盾和他同时代的人

人间茅盾——茅盾和他同时代的人

钟桂松 著 河南人民出版社

(豫)新登字 01 号

人间茅盾

——茅盾和他同时代的人

作者 钟桂松 责任编辑 天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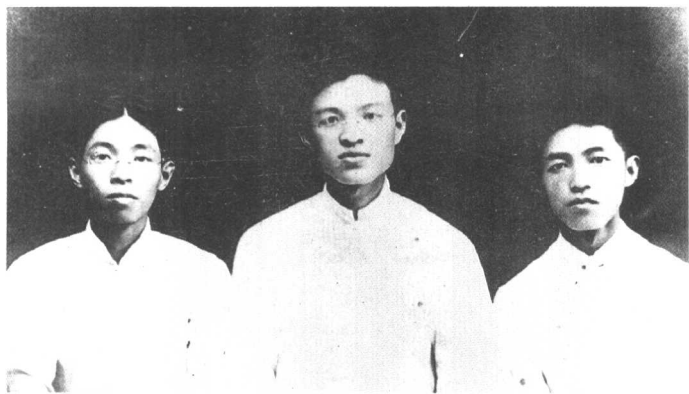
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郑州市农业路 73 号)

鹤壁市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7.875 字数 184000

1993 年 11 月第 1 版 1993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2,0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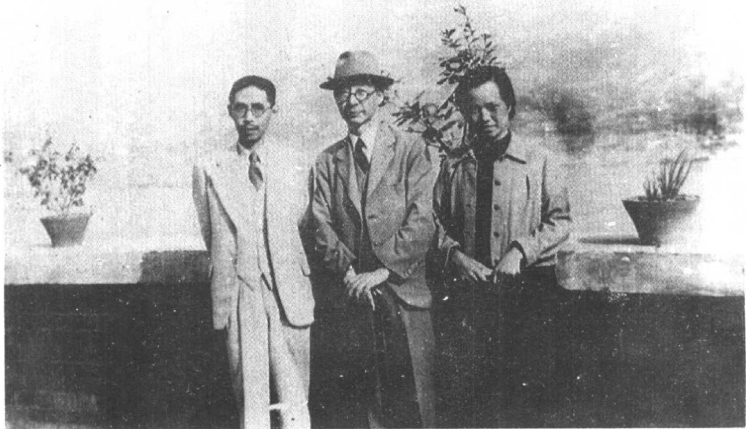
ISBN 7-215-02214-5/I·245 定价:6.50 元



1920年春,茅盾、张闻天、沈泽民于上海



1946年10月与阳翰笙等在杭州合影



1950年与老舍、于立群在北京



1957年茅盾与李先念、郭沫若在莫斯科



1956年10月19日在鲁迅逝世20周年纪念大会上作报告



1979年茅盾与周扬在第四次全国文代会主席台上



1980年茅盾在
交道口寓所会见丁玲

目 录

- 丰碑
——茅盾与鲁迅 (1)
- “大战斗却都为着同一目标”
——茅盾与郭沫若 (25)
- 同志·挚友·知己
——茅盾与瞿秋白 (47)
- “茅盾”由来情
——茅盾与叶圣陶 (71)
- 知交四十年，共砺在文坛
——茅盾与郑振铎 (84)
- 风雨同舟，友谊弥坚
——茅盾与周扬 (101)
- “时过子夜灯犹明”
——茅盾与阳翰笙 (117)
- 志同道合的战友
——茅盾与张闻天 (132)
- 师生情，战友意
——茅盾与丁玲 (148)
- 情真谊长的君子之交

——茅盾与朱自清	(159)
早逝的星与巨匠的心	
——茅盾与萧红	(173)
文学巨匠和诗坛革命家	
——茅盾与柳亚子	(182)
白雪青松般的友谊	
——茅盾与冯雪峰	(195)
文学巨匠和人民艺术家	
——茅盾与老舍	(209)
人间伉俪	
——茅盾与孔德沚	(223)

丰 碑

——茅盾与鲁迅

鲁迅，这位长茅盾 16 岁的文学巨匠，始终是茅盾文学和革命生涯中的挚友。他们都是出生在 19 世纪的人，在不寻常的岁月里，在文学和革命的事业中，两人都作出了巨大贡献。因此，无论在事业中还是在友谊交往中，都为后人留下了一座万人景仰的丰碑！

1921 年 5 月的上海。

“嘟嘟嘟”的汽车声，从编译所窗外的马路上惊心动魄地传来，惊醒了沉浸在一篇叫《故乡》的小说中的茅盾，他抬起头，摘下眼镜，揉了揉有点发酸的眼睛，望了窗外一眼。灼热的阳光正猛烈地照着，天空中没有一丝云。这时，编辑部的门开了，工友探进头来：“沈先生，你还没有下班？大家早去吃中饭啦。”

“噢，谢谢你，知道了。”茅盾点点头。然后合上那本刊登《故乡》的《新青年》杂志，但是，《故乡》中闰土、迅哥儿等形象，却一直萦绕在他脑际。

不久，茅盾为了鸟瞰一下五四运动后新文坛的状况，搜集了近三个月来的新文学作品，一一阅读，他在读后评论说：“过去的三个月中的创作，我最佩服的是鲁迅的《故乡》。”“这篇《故乡》的中心思想是悲哀那人与人中间的不了解、隔膜。造成这不了解

的原因是历史遗传的阶级观念。”这是茅盾通过比较后的知音之见！

1921年12月4日，鲁迅先生的不朽名作《阿Q正传》以巴人笔名在《晨报副刊》上连载，立即引起轰动，人们纷纷猜测巴人是谁？阿Q是谁？茅盾读过正在连载的《阿Q正传》后，立刻为鲁迅冷峻、诙谐的笔调和深邃的思想性所吸引！所激荡！没有几天，他在给友人信中，立即首肯这部不朽之作。他说：

“……《晨报》副刊所登巴人先生的《阿Q正传》，虽只登到第四章，但以我看来，实是一部杰作。你先生以为是一部讽刺小说，实未为至海。阿Q这人，要在现社会中去实指出来，是办不到的；但是我读这篇小说的时候，总觉得阿Q这人很是面熟。是呵，他是中国人品性的结晶呀！我读了这四章，忍不住想起俄国龚伽洛夫了。”

茅盾的这段话，在《阿Q正传》评论史上，不啻是第一声春雷！

1923年8月，北京新潮社首次出版了鲁迅的短篇小说集《呐喊》，茅盾读过后，立刻提笔撰写了《读〈呐喊〉》一文，给予充分肯定：“在中国新文坛上，鲁迅君常常是创造‘新形式’的先锋；《呐喊》里的十多篇小说几乎一篇有一篇新形式，而这些新形式又莫不给青年作者以极大的影响，欣然有多数人跟上去试验。”

20年代前期，茅盾和鲁迅虽然没有见面，但作品中，书信中早已是神交了。据说，当年，他们没有见过面，但有段时间平均每5天通过一次信。

1920年，茅盾帮助王蕴农编辑《小说月报》的“小说新潮”专栏，所以茅盾在这年下半年以编者身份，写信给也在北京做事

的周作人，托他转求鲁迅先生做一篇文章，同时表示了仰慕之情。周作人早与茅盾有通信联系，所以，茅盾有托周作人转求鲁迅做文章之举。但是，当茅盾这信送达北京周作人手里时，不巧鲁迅这年下半年刚兼任北京大学及北京高等师范学校讲师，教务繁重，挤占了鲁迅大部分写作时间。所以，当周作人告诉鲁迅上海《小说月报》青年编辑沈雁冰请他写文章时，鲁迅指了指案头上的一堆教科书和备课纸，苦笑道：“你看，我哪有空来写其他文章。”停了停，又说：“过寒假时再说吧。”

当天晚上，即12月27日晚上，周作人在灯下给茅盾写信讨论译文学书时，特地告诉茅盾，自己“此刻因精神不好，不及另作文章了。鲁迅君恐怕一时不能做东西。”月底，茅盾在复周作人信时，又提到鲁迅翻译的小说。但这时，茅盾和鲁迅还没有正式直接通信，还只是互知其名互慕其才。

1920年底，茅盾和郑振铎、叶圣陶等12人成立五四运动后第一个文艺社团——文学研究会。本来有鲁迅参加，但当时教育部文官法规定不准参加社团活动。鲁迅虽然不是文学研究会成员，但茅盾仍把他作为文学研究会顾问来看待。因此，茅盾在1921年1月10日给郑振铎的信中，希望“此后朋友中乃至投稿人创作，请兄会商鲁迅、启明……诸兄决定后寄申。”把鲁迅视为同人。

1921年3月29日，春天的脚步已经来到北京古城，气温骤然回升，柳树吐出了新芽。但是，由于过份的疲劳，周作人得了肋膜炎，住进了山本医院。因此，茅盾与鲁迅联系就开始直接交往。4月11日，鲁迅收到孙伏园先生的信，内附了茅盾和郑振铎约稿的便笺。鲁迅十分高兴，两天后就兴冲冲地直接给茅盾寄去一信。自此，两人书信稿来往频繁，在两人友谊史上迈出了新

的一步。从4月11日鲁迅收到茅盾信算起，到这一年（1921）底，两人书信往还达50余次。平均五天就通一次信。

不知情的人总以为茅盾对鲁迅既然相知如此深，书信往返这么多，那么第一次见面的场面一定是热烈无比吧？比如拥抱呀，握手呀，互吐钦慕之情呀，非语言所能形容的。其实，打开茅盾和鲁迅友谊史一看，两位巨人的第一次见面竟是只“寒暄几句”，并未深谈，说来也许难以让人置信！

那是中国革命风起云涌的1926年。这一年暑假，举世闻名的北伐革命军在广州誓师北上，势如破竹。然而，这年上半年正在北京的鲁迅等大批战士却处处受到奉系军阀专制的迫害。“三一八”以后，这种压迫一天比一天严重了。鲁迅只有东奔西走避难，直到五月初才回到他原来的住所：西三条胡同21号。当时，鲁迅心想：“这地方不能再呆下去了。”然而，鲁迅对陈西滢之流的战斗一直没有停止！不久，正巧厦门大学聘鲁迅去任国文系教授兼国学院教授。于是鲁迅决定约许广平一道南下，去开辟新的战场。8月26日下午，鲁迅和许广平一同乘火车南下，在火车的吼声中，鲁迅带着对军阀黑暗专制的满腔怒火，离开了北京，29日抵达上海。

鲁迅到达上海，消息灵通的郑振铎立刻知道了。于是就和茅盾等文学研究会同人商量，决定由郑振铎出面，在消闲别墅宴请鲁迅，大家见见面。8月30日，也就是鲁迅到上海的第二天，郑振铎给鲁迅送去请柬，邀鲁迅在消闲别墅晚上聚餐。

而这一年的茅盾，自广州回到上海以后，即离开了工作近十年的商务印书馆，专门从事革命活动，担任国民党上海交通局局长，白天忙于党务方面工作，夜上阅读希腊神话。所以，当郑振铎告诉茅盾后，茅盾欣然同意郑振铎的主张，在消闲别墅与鲁迅

叙叙。

8月30日晚上，夜色渐渐在上海漫溢开来，电车线上的火花不住地跳跃着。在霓虹灯广告牌闪烁之下的消闲别墅餐厅里，郑振铎跑进跑出地接待来宾。不一会儿，鲁迅在周建人的陪同下，准时来到消闲别墅。这时，已先到的客人刘大白、夏丏尊、陈望道、胡愈之、朱自清、叶圣陶、茅盾等，都纷纷起身迎接鲁迅。鲁迅见席中有几位熟人，十分兴奋，一一握手寒暄。当见到茅盾时，郑振铎从旁边走过来向鲁迅介绍：

“这位是沈雁冰先生。”

鲁迅跨一步，紧握着茅盾的手，连声说：“久仰久仰。”说毕，拉着茅盾一边打量着衣着整洁但面色略显苍白的脸，笑着问道：“沈先生身体可好？”茅盾略带腼腆地笑笑答道：“还好。”

鲁迅听后满意地点点头。

“先生旅途很辛苦吧？”茅盾一边让着道，一边关切地询问。

“是呀！中国的交通实在太落后了，我在路上实足走三天呢。”鲁迅说。

这时，郑振铎已在催请大家入座。于是，鲁迅和大家边吃边聊，气氛十分融洽热烈。鲁迅幽默的谈吐，不时引起大家会心的欢笑。由于人多，由于初次见面，所以茅盾和鲁迅互相寒暄后，并没有过多过深的交谈，只把互相仰慕之情，深深埋在心底。

1927年中国革命遭到了狂风摧残，蒋介石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汪精卫的七一五政变，使轰轰烈烈的北伐战争遭到严重挫折，一片白色恐怖。正在武汉主持《汉口民国日报》的茅盾，奉命转入地下，去南昌参加起义，但到了九江因路已不通，便改道庐山去南昌。不料，到了庐山以后，却因病而误期，未能赶上南昌起义，按照党的指示，回到了上海。为了躲避国民党的通缉，

蛰居在上海家里，足不出户，闭门写作。

此时，鲁迅因当时广州的白色恐怖而离穗，于1927年10月3日抵达上海。正巧，鲁迅到上海后，就住在茅盾家对面，与茅盾家隔屋相望（鲁迅住在景云里二弄23号，茅盾是一弄19号半）。

鲁迅刚安顿好，立刻由周建人陪同，去拜访隐居在家中创作的茅盾。当时茅盾正在房里挥笔写作，夫人孔德沚听得敲门声，立刻对茅盾打个招呼，去开门了。一开门，见周建人先生带了个陌生人进来，一怔，刚要问，周建人连忙介绍说：“这是我大哥。”

“请进，请进！”德沚连忙让大家进里屋去坐。一边朝里面喊道：“德鸿，三先生来了。”

茅盾闻声出来，见周建人带着鲁迅先生来访，忙拉着兄弟俩的手，连声说：“太抱歉了，知道先生从广州来上海，而且就住在这里，因为通缉令缠身，未能去拜访先生……”

没等茅盾说完，鲁迅笑着说道：

“免得走漏风声，所以还是我和三弟到府上来。”

周建人在一旁也点点头。

进得里屋，三人刚坐定，沈夫人孔德沚就端来三杯旗枪绿茶，笑着对周建人和鲁迅说：“来，请喝茶。”

“谢谢。”鲁迅欠了欠身，客气道。

茅盾见德沚还不认识鲁迅先生，就笑着对德沚说：“德沚，这是我经常和你讲起的鲁迅先生。”德沚朝鲁迅先生笑了笑，说：“德鸿常常说起先生，现在先生既然已经住在这里，就多来坐坐。”

“给沈师母添麻烦了。”鲁迅也客气地答道。

“哪里的话，德鸿不能出门，你就多过来坐坐。”说到这里，德沚又对周建人和茅盾说：“你们谈谈，我去烧开水。”说毕，急急

忙忙进厨房去了。

茅盾转身从桌上拿出一盒烟，抽出一支递给鲁迅，自己也点燃了一支。茅盾把火划燃后递给鲁迅，一边问：“先生在广州，那边情况怎么样？”

鲁迅抽了口烟，慢慢地说：“我原以为广州是革命策源地，情况会比厦门好些，谁晓得并不然，4月15日那天早晨，薄雾笼罩，我看见白云楼对岸，似乎工会的住所被查抄了，带走了不少人。我回到学校，见学校的墙上贴满了标语，都是骂共产党的。碰到几个学生我打听了一下，才知道有许多学生被捕了。”说到这里，鲁迅停了停，猛吸一口烟，接着说：“我当时真气愤，立刻找朱家骅校长，不料，当我一提出营救学生，这个家伙立刻把脸一沉，你知道他说什么话？他竟说：中大是党校，教职员应当服从党，不能有二志，把在场的教职工气得说不出话。所以，我和许寿裳一道辞职，表示抗议。”说到这里，鲁迅又心情沉重起来了：“雁冰，如果不是亲身遭遇，亲眼看见老蒋这场血腥屠杀，他的手段的毒辣，是很难相信的。”

茅盾点点头，告诉鲁迅说：

“去年我也在广州，中山舰事件后，我就觉得老蒋这个人靠不住。这个人很阴险。”鲁迅赞同地点点头，问茅盾：

“雁冰先生在武汉住了多长时间？”

“七个多月。去年底，我替武汉中央军事学校招了200名学生，我和德祉都去了那里，开始在军校做政治教官，讲帝国主义论，讲妇女解放等专题课。后来，离开军校到《汉口民国日报》去当主编，这份报纸，社长是董必武，总经理是毛泽民。我去了以后，是我们共产党掌握了这份报纸。一直到7月20日，我编好最后一期稿子，接到九江待命的指示后，就转入地下。那时，

汪精卫把武汉的空气搞得十分恐怖。过了几天，我就到九江，找到接头的地方，一看却是董必武，他对我说，你赶快到南昌，现在形势很紧张，如果去南昌的火车不通，你可以回上海。于是我立刻赶到火车站，果然，火车已经不通，却在车站碰到宋云彬他们，他们说，去南昌可以从牯岭翻过去，还可以去南昌。我就跟着他们上了庐山。谁知一到庐山，碰到夏曦，他告诉我，翻山这条路，昨天就不行了，昨天郭沫若走不通而又回九江了。因此，我就在庐山住下来。岂知一住下，忽然腹泻起来，当时只有八卦丹，没有别的药，只好净饿。几天后，稍为好一些，我想起床去打听一下消息，谁知两条腿象棉条似的，没有一点力，勉强在旅馆周围走走，忽然碰到范志超，她是我在武汉时认识的。她见我还在庐山，十分惊讶，我向她打听情况，她连忙说，到你旅馆里去谈。后来她告诉我，8月1日南昌由朱德、周恩来他们发动起义。目前，汪精卫他们正在庐山开会。所以她不让我出门，说有事她会来找我。当时她住在庐山管理局，因为她和局长太太是朋友。后来，是她帮我买了船票，我才回到上海。”

鲁迅全神贯注地倾听茅盾叙述这段传奇般的经历，烟已燃到手指他还不觉得。见茅盾停下了，鲁迅才舒一口气，把烟蒂熄灭，丢进烟灰缸里。随后自己掏出一包广州带来的烟，递给茅盾一枝，问道：

“后来南昌起义怎么样？”

茅盾接过烟点燃后，端起茶杯，吹去浮在上面的茶沫，呷了一口，说：“我到上海后才知道，南昌起义军已经南下潮汕，沿途作战，结果怎么样，还没有确切消息。”

鲁迅和周建人听说共产党已有了一支军队，十分高兴。鲁迅掸掉了烟灰，对茅盾和周建人说：“老蒋所以能够猖狂屠杀共产党